

# 马孔多在下雨

□王春鸣



## 花边系马

居家隔离的第三天。家里已经不染尘埃了。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对着十米之外的玄关穿衣镜,看见一个离我二十米的自己,像长镜头里一个不动声色的意象,周围是空气和尘埃飘来飘去。

这次我是准备把三十年都没有看完的《百年孤独》真正看完的,反正我有了大把的时间。可是一想到那个开头,著名的“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我又丧失了翻开它的兴趣,马尔克斯从一开始就给出了一个虚拟性的“现在”,既指向未来,又能追忆过往,这魔幻现实主义的氛围,会把我带到抑郁吧。因为我也已经很想像晚年的奥雷利亚诺那样,每天精心做两条小金鱼,等凑够二十五条就放到坩埚里熔化重做;或者像阿玛兰妲那样,白天织晚上拆,拆下扣子又缝上——实在是太无聊了呀。

每天一次测核酸去的路上,我把脚步放得很慢,并且东张西望,因此发现了一枝山茶花,上面有四个花骨朵儿。我想,等我测好了回来,如果它还在,哪怕是阳性的,我也要捡回家。从前的时候,父亲还在,而且病着,孩子也没有出去读大学,费心费力地陪读着,身

中午吃掉了好几天前从乡下掐来的最后一把青菜花,没舍得炒太熟,那是遥远的老家院子里的春天,入口微苦而长久回甘。

上裹满了鸡零狗碎人间烟火,我最大的奢望就是独处,自己和自己在一起。每周有两天,需奔波几百里到南京来上课,却一点不觉得累,还觉得清净,甚至次次发朋友圈秀独居的生活——那是多么矫情啊。

中午吃掉了好几天前从乡下掐来的最后一把青菜花,没舍得炒太熟,那是遥远的老家院子里的春天,入口微苦而长久回甘。

把捡来的花插上,我又用陈皮和菊花泡了一壶茶。那陈皮是从一副吃剩的中药里挑出来的,沾染着党参茯苓和合欢皮的味道。各种季节和物候在身体里汹涌,我仍然觉得不够。找出一只婆婆家传下来的旧米斗,榫卯结构的木盒子,将甘肃朋友寄来的天水花椒和勐腊植物园捡来的红豆装进去。它们一个从七月来,一个从二月来,让人想起阳光热烈,爱情猛烈。

幽居的日子里是上着网课的。上完了课,有学生给我发来视频,并不是讨论学术,而是说校园里来了一只流浪猴,似乎就是曾在随园、清凉山游荡的那只猴子,它在我们的校园看孔雀、追野猫、荡秋千、沉思……学生问我它会不会是至尊宝呀。因为我们正在讲《西游记》和《大话西游》。和他对答的时候我在爱奇艺上第N遍看《仙履奇缘》,越看天越黑,越看越难受,也许是我多心了,为什么好的文艺作品,都要讲人的失落和孤独。

还有个孩子跟我说,他很想自驾去皖南,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的小村子,去发呆。我知道陌生之地的放空,和困守的心境是不一

样的,人需要这样的切换,但也知道他暂时哪里都去不了。我违心地劝他在所有不得已的日子里,学会和命运交换时光,比如先把学习、四六级英语、专业……各种需要花时间苦修的学好了,到疫情结束就能轻轻松松出去玩了。他反问我:那今年的春暖花开呢?

人的成长未必都如至尊宝,可以被一剑剖心,在顿悟之后选择成为孙悟空。我知道我白讲了。然而他在对话框里打出一行字:“每一个优秀的人,都需要一段沉默的时光,我们把它叫作扎根。对吗?高中的时候我就背得很熟了。”我沉默了。

这像不像《百年孤独》的某一页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给奥雷利亚诺上校发了一封电报:“马孔多在下雨。”上校回复说:“别犯傻了,八月下雨很正常。”

其实我最喜欢的故事,是一个绘本童话《红鞋子》。两只红鞋子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哪里都想去,遇见软和的草地、坑坑洼洼的路、站在小河的另一边,它们都会说:“我们要试一试。”可是有一天,一只红鞋子忧愁了起来,因为另外的一只,不见了。剩下的那只鞋子,变得傻头傻脑,无精打采,这时候,来了一只小老鼠。小老鼠是为了鞋跟下压着的半块饼干而来的,可是红鞋子也因此找到了丢失的另一只。你想想,深更半夜里,一只小老鼠领着一只红鞋子走在路上,去寻找另外一只红鞋子,饥饿领着孤独,而世界开着花,诗意图、哲学和圆满,即将一一到来……下一次网课,我要把《红鞋子》讲给他们听,我要他们,多年以后,仍然记得电脑屏幕前那个遥远的下午。



春天来了,且去花开的路边走一走,身安无恙,没有烦心事,已是幸福。

# 去花开的路边走一走

□江 徐

## 坐看苍苔

傍晚,我沿着马路散步,预感将有一场春雨降临。天还没黑,路灯先亮起。风一点都没有,路边的紫叶李距开花尚有一段时日。

我慢悠悠地走,不觉得哪里疼痛,也不再被严寒包裹,连春寒料峭的意思都没有,好惬意。这种回暖的气息,让我想起乡村的蚕豆花、白色的豌豆花、从泥土毛孔眼里散发出来的春暖人间的氛围。也正是这种气息,让人预感到下雨。年复一年,年年如此。

在即将开花的紫叶李下走走,想起有一年在南通一家电子厂上班,每天下午,我都要出去转一圈,没有目的地,信步而走的过程中希望邂逅一些小美好,的确幸。有一天,也是傍晚时分,我“闯”入一片城乡接合部的居民区,荒废的破屋、漂着生活垃圾的臭水沟,蜿蜒的小路不时被杂草遮挡,这里实在很不整洁,甚至可以说很邋遢、破落。

当我沿着那条小路拐过一个弯,再往前走一段,我看到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枝头挂着淡紫色花串,姿容丰美。树脚下的小河又脏又臭,这个角落整个儿就是杂乱不堪,可这丝毫不妨碍那棵开花的泡桐给人带来好心情。于是,驻足,凝视许久,将它的美慢慢润进心里面。那天归途中还看到一扇门,像农村张贴“六畜兴旺”的圈门那么低矮,可这门上贴的不是“六畜兴旺”,也不是千篇一律的“福”,而是一个“慢”,红纸黑字,朴拙的手写体。虽然,我与此地主人不曾谋面,也算见字如晤。总归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一个喜欢安静、淡泊的人。

后来再没有去过那里。

走在李树下,春天回暖的气息

浮浮冉冉,想起的,是这样一棵泡桐树,这样一个“慢”字。

凌晨三四点,果然下起雨来。枕着雨声,没多久重新滑入梦境……

八九点在外面,听见枝头、檐下的雨水就和雪化似的,淅淅沥沥,滴滴嗒嗒。上一个春天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上一个冬天像要长到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然而春天不照旧来了?那吹在脸上的风啊,真是舒服。“吹面不寒杨柳风”,虽然直白,倒也贴切。香樟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落下那么多小黑果,鹊鸟漫步其中,慢慢品啜。人走近,它们并不飞走,只是像人一样踱着小步子,避让至草地。那小黑果子,踩上去,吧嗒一声,再踩一个,吧嗒一声,想起童年时用手捏泡泡棉玩,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每年,奶奶会把开始泛红的柿子提前摘下,塞进粮柜,请谷米将它们捂熟。

阳光,从树叶后面一闪一烁,让人想起朱自清。想到朱自清,就不由自主地默背他的名篇:“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不管多么动荡的时代,像他一般的文人名士在四季更替中终不失却对自然与草木的品赏之趣。我不怎么喜欢这篇文章,或者说不喜欢这一类的美文,但欣赏这份闲心。

因为下过一场雨,被雨水浸润过后,路边香樟树干的颜色深了很多。有一两棵构树混迹其中,它们照旧那个颜色,白白的。说到构树,想起母亲坟头也有一棵。以前是没有树的。有一年冒出一棵长刺的树,被拔除。后来又冒出一棵构树,一年没去,长得比我还高。但也只能长到这么高了,因为去年已集体迁坟。

“世道虽已回旧路,山河依然换新春。”春天来了,且去花开的路边走一走,身安无恙,没有烦心事,已是幸福。

世事纷乱,世界格局将走向何方,大时代里的小访客又能如何,又能奈何?就让我们徒劳而有意义地心怀善念,祈愿雾霾早散、雨过天晴吧。

《历代玺印精品博览》共有10位作者,我年纪最小也最“草民”。

# 我的第一本……

□杨 谒

## 兼得斋夜话

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是《吾爱人生》,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成书于1996年。书名请女儿题写,她当时只有6岁。我在《后记》中简略地交待了出版过程:“说起来有些可笑,这本小册子的编排是在我商海弄潮不亦乐乎的时候。真正的起因是我投资的书刊排版中心开张之初没有活干,就把我几年来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散文随笔拢在一起。初校出来后,随手丢在书桌一角。一天,南通市委宣传部的一位朋友跟我谈起系列丛书的事,鼓励我整理一本试试……”

书里的文章大多很短,这是有原因的:我离开教师岗位后,到了盖天力制药,任厂报编辑。厂报一月

一期每期对开八版,其中两个版面是副刊。那时送印刷厂前都要画版,字数计算得比较精确,经常会出现数百字的空白,无合适的稿子填充,就由我缺多少补多少。有时为赶时间,当然也有那么一丢丢恃才的意思,嘱人把编好的先送,我的“急就篇”随后就到。《吾爱人生》只有6个印张,收了72篇文章,最长的一篇还不是我写的,是新华社记者徐勇的大作——“商人”本色是“书人”——青年书法篆刻家杨谔印象记,收在附录中。

我的第一本书法类著作是《书法问答》,2009年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起因是那时经常有人向我询问书法学习方面的问题,有一次我一口回答了九个,来人走后,我觉得刚才的回答有些意思,就整理成了《书法九问》在《青少年书法报》发表。后来每有问答,事后都作整理,分批交《青少年书法报》。有一段时间想就此搁笔,主编何昌贵和编辑张凡便鼓励、催促于我,张凡言有几位读者建议成书。我于是由“随意”转

# 江南的月光

——古曲《春江花月夜》赏析

□木 火

## 四季乐韵

温柔女子,寂寞楼台;琴声飘零,月影徘徊……

江南,千百年来饱蘸了多少文人士子的唯美想象。若与音乐相连,梦境江南首先让人想起的定是《春江花月夜》了!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张若虚的诗句融入水声荡漾、委婉如歌的旋律,听者莫不沉醉其中,眷恋着江南的月光。

印象中的民乐总有点呕哑之感,凄怆的二胡、悲凉的唢呐、紧张的鼓点……让人联想起的都是伤怀零乱之景。直到大学里的音乐欣赏课上,初识《春江花月夜》,如闻仙乐耳暂明,旋律简洁而凝练,沉静而大气,骤然拨动了心弦,遂默默记下此古曲,悄然间也改变了对民乐的古板印象。

那个夏天,游苏州山塘街——真正完全地走过了七里山塘街,于历史与现实间、街市与水影中,细细品味水韵山塘。暮色渐浓,是

听那悠扬的乐声飘在夏风中,拂过山塘河,隐入白墙黛瓦的古老街巷,不由得联想起江流宛转,月照花林,相思明月楼,闲潭梦落花。

老街最热闹的时候,嘈杂人语中还会飘来丝竹管弦之声。古戏台红灯笼高挂,飞檐翘角,雕栏画栋,含一分雅致,显一分艳丽,二胡、扬琴、琵琶……台上民乐手倾情演奏,台下观众争相留影。正是一曲再也熟悉不过的《春江花月夜》,听那悠扬的乐声飘在夏风中,拂过山塘河,隐入白墙黛瓦的古老街巷,不由得联想起江流宛转,月照花林,相思明月楼,闲潭梦落花……

《春江花月夜》是乐府《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旧题。创制者是谁,说法不一。或说陈后主所作,或说隋炀帝所作。据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录,除张若虚这一首外,尚有隋炀帝二首,诸葛颖一首,张子容二首,温庭筠一首。

正是在张若虚的奇妙构思中突发异彩,孤篇压全唐,获得了不朽的艺术生命。

古曲《春江花月夜》原名《夕阳箫鼓》,又称《浔阳月夜》《浔阳曲》,是一首著名的琵琶独奏曲,描绘的是黄昏时分渔船归来的情景,却采用琵琶来模拟萧鼓,流行于晚清民间。20世纪初,一批民乐演奏家成立上海“大同乐会”,其中的柳尧章先生根据自己的演奏心得改编了《夕阳箫鼓》,使乐曲更为丰满厚重而备受欢迎。在一次成功的演出之后,郑观应先生提出,乐府《吴声歌曲》中有《春江花月夜》,隋炀帝与唐朝的张若虚也曾作此曲,意境相似;黄浦江亦称春申江或春江,不如将柳尧章先生改编的古曲《夕阳箫鼓》易名为《春江花月夜》。众人赞同,之后又加入了扬琴、二胡、阮、木鱼等乐器,组成了具有江南丝竹味的民族器乐合奏曲,广为流传。

到如今,《春江花月夜》的改编形式众多,民乐合奏曲、钢琴独奏曲、古筝独奏曲、琵琶协奏曲,应有尽有。某年淘得CD,聆听了新世纪室内乐团演奏的《春江花月夜》,想不到这首“中西合璧”的乐曲听起来格外舒畅,既有民乐将传统的江南丝竹味表现得淋漓尽致,又有弦乐将音乐的意境衬托得更为迷蒙柔静。细细聆听,既能感觉月夜的静寂,在木

鱼、琵琶轻点下的低回箫声,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断续入耳,清幽无比;又能体悟春江的畅流,弦乐与丝竹相融时,水势浩淼,但见长江送流水;更能想象离人的相思,极为宛转的弦乐倏地撩动了离情——“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春江花月夜》全曲共分十段,以自由变奏形式发展,推动音乐主题不断升华。

江楼钟鼓——引子及主题呈现,琵琶如鼓,声声激昂,箫笛和鸣,波音回荡;随即乐队奏出委婉如歌的主题,恍见斜阳入江,夕晖斑斓。

月上东山——乐曲第一变奏,利用模进手法,描写明月升空,水波轻涌,江天一色,银光闪烁。

风回曲水、花影层叠(也有将这三、四段合为一段)——乐曲第二变奏,琵琶奏出华彩旋律,江风轻柔、月色朦胧,岸边花香摇曳,水中倒影层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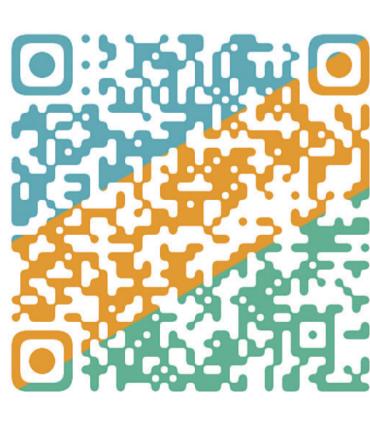
深水云际——乐曲第三变奏,醇厚乐音低回旋,轻柔琵琶飘出透明泛音,一如皎皎空中孤月轮;万籁俱寂时,箫声悠然,似云际鸟鸣,天水共长。

渔歌唱晚——乐曲第四变奏,在琵琶和木鱼的伴奏下,洞箫如歌,低吟浅唱,后半段音乐突然加快,犹如众人应和。

回澜拍岸、桡鸣远濑(也有将这七、八段合为一段)——乐曲第五变奏,琵琶以“扫”“轮”指法,弹奏一连串由慢而快、顿挫有力的模进音型,恰似群舟竞逐,江水拍岸。

欸乃归舟、尾声(也可合称一段)——乐曲第六变奏,归舟破水,浪花飞溅;转入尾声,乐音飘渺,淡隐在烟波月下,从此小舟逝,江海寄余生……

按照《春江花月夜》的曲意,今人还为这首古曲填上了歌词:“江楼上独凭栏,听钟鼓声传,袅袅娜娜洒入那斑斓落霞,一江春水缓缓流,四野悄无人,唯有淡淡袭来的薄雾轻烟……”一曲古筝,纯净空明,清丽人声,婉约有致,相思明月,若隐若现,在歌手童丽与古筝的对话中,这首古曲被演绎得别有一番韵味。



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